

·散文·

太行第一关——横岭关

■ 刘玉栋 刘剑翔

太行山又名五行山、王母山、女娲山，是中国东部地区的重要山脉和地理分界线，位于山西省与华北平原之间，纵跨北京、河北、山西、河南4省市，南起河南的王屋山，北达北京市西山，东临华北平原，西接山西高原，绵延400余公里，是中国古代军事、经济、文化的轴心地带。东晋学者郭缘生《述征记》载：“太行山首始于河内，北至幽州，凡有八陁，是山凡中断皆曰陁。”太行“八陁”自南向北依次是：轵关陁、太行陁、白陁、滏口陁、井陁、蒲阴陁、飞狐陁和军都陁，第一陁轵关陁始起于河南省济源市轵城镇，西跨黄河，途径山西省垣曲县、闻喜、绛县，终点侯马市，长达160公里，沿途群山逶迤，崎岖难行，其中雄峙于垣曲、绛县交界处的横岭关最为险峻，它像一位饱经沧桑的尊者，屹立于天地之间，饱览历史的风云际会，承载众多的传奇故事，标榜先哲们的丰功伟绩，堪称太行第一关。

横岭关位于中条山东段，东扼垣曲，西接闻喜，南面黄河，北控绛县。呈西北至东南走向，长约5公里，宽约3公里，海拔1400米，是轵关陁的最高峰，峰峦叠嶂，沟壑纵横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

历史往往因天然屏障所书写。公元前十世纪，姬昌汇天下之兵，推翻殷纣王，建立西周王朝，但由于黄河天险和横岭关天堑的阻隔，山西南部的垣曲一带成为未被涉足的真空，仍为赤狄东山皋落氏所占踞。在西周统治的300多年里，中原地区众多诸侯为争夺疆土，战火不断，但没有一个诸侯胆敢北渡黄河向垣曲境内的皋落氏挑战；距于横岭关以北、紫金山以南的邰国也一直与皋落氏隔关而治，直到公元前六世纪中叶，据守于紫金山以北的晋国第19位国君晋献公，雄心勃发，先是靠实力兼并邰国，继而派太子申生率轻车简兵翻越横岭关，戡灭赤狄东山皋落氏，晋国版图这才扩大到黄河北岸。可惜晋国发生内乱，晋献公未来得及打通横岭关，抱憾离世。

公元前636年，在外流亡19年的晋文公回国为君，丰富的阅历和远大的抱负晓谕他，路通则国强。在推行改革、发展经济的同时，“轻关易道”，发动民众修筑周阳（今绛县横水镇至王垣（今垣曲县）的“晋绛大道”，在以前只能单人行走的横岭关上开凿出可供车行的盘山道路。

机遇垂青强者。次年，周王室王子带叛乱，周襄王出逃他地，向诸侯国求援，晋文公迅速率军沿晋绛大道兵发中原，在温地使抓获王子带，周襄王为酬谢晋文公求驾之功，将南阳樊、温、原、濮茅四邑（今河南省境内）赐给晋文公，使晋国势力范围跨越黄河。晋绛大道的开通，促进了晋国与各诸侯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，促使“晋国，天下莫强焉”。

三年后的公元前632年，与晋国友好的宋国被骄横强大的楚国围困，求救于晋，晋文公铁肩担道义，决然亲率拥有1500辆战车、37500名甲士的中、上、下三军，沿晋绛大道，跨越横岭关，东渡黄河，挥师中原，剿卫破曹，面对势力强大的楚军，晋文公用“退避三舍”之计，避开楚军的锋芒，诱敌深入至城濮（今山东省范县），进行决战。在齐、秦、宋军的配合下，晋军集中优势兵力，乘隙蹈虚，避强取弱，一举世消灭实力远强

于晋师的楚军，创造了我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范例，继而召集齐、鲁、宋、蔡、陈、郑诸国在践土（今河南郑州一带）会盟，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“侯伯”，“敬服王命，以绥四国，纠逃王慝”，一战而霸天下。从此，晋绛大道（即轵关陁）成为战旗猎猎、车马辚辚、天下注目的黄金古道，作为黄金古道上的标志性关隘，横岭关一直为天下人所仰视和敬畏。

抗日战争中，因横岭关所在的中条山战略地位极其重要，国民政府将其划为第一战区，任卫立煌为总司令，调集中央军第3、15、17、43、80、93军共17万人坚守，横岭关一带由高桂滋为军长的27军和赵世铃为军长的43军2万余将士把守。1938—1940年间，日寇多次进攻中条山，均被守军击退，因而恼羞成怒，纠集5个师团、3个旅团、1个

飞行集团共10万人，于1941年5月7日对中条山进行大规模进攻，尤其是派重兵向横岭关一带猛攻，守军奋力抵挡，几千将士战死沙场，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悲壮的一页，横岭关因此而名扬四海。

建国后，国家相继铺设了礼（元）古（堆）铁路，开通东（镇）济（源）省际公路，设立国有林区植树造林，利用丰沛的草地兴建起梅花鹿养殖场，修通了闻（喜）垣（曲）高速公路，天堑变通途，使古老的横岭关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
丁酉深秋，天高气爽。笔者来到巍峨的横岭山下，但见奇伟的峰岭绿树成荫，松涛阵阵。曾任横岭关村干部、年逾七旬的张姓老人讲述，我村杂姓居多，为守关兵士的后代繁衍成村。他特意把笔者领到村东缓坡上的古道前，但见淹没在荒草间的古道上，光

滑的石板被碾出深深的车印，印证着当年车过人行人的频率。又把我领到村南陡岭上旧战壕中，眼里噙泪说：“当年，中央军守着战壕，整整与日本人打了两天两夜，日本人的炮火把周围的石头轰碎了，把树枝打没了，仗打完后，死人几乎填平了战壕。”横岭关村李支书指着山坡上的牛羊，彤红的果树、大片蓝莓基地，脸庞上洋溢着自豪：近年来，我村响应县上号召，利用横岭关厚重的人文资源和优美的自然环境，发展畜牧活起来，发展旅游香起来，发展药材富起来，发展物流通起来，90%的农户已经脱贫。下步，我村计划把当年的旧战壕开发成爱国教育基地，增强后代们的家国情怀。

惜别横岭关，笔者回首仰望，一抹彩霞把雄伟的横岭关镶上一道金边，触景生情，心里默默祝福：横岭关，愿你越活越年轻！

老管家突然死了。听说，生前在外受了重伤。腰间那串铜钥匙沾染了血迹。回娘家探亲的二姨太不知原因精神失常了。

1936年立秋的东北，早晚天气有了明显寒意。傍晚，在“叮叮”金属碰击声中，坐在太师椅子上的东家韩黑爷，痴愣着身躯，哆哆嗦嗦将一串钥匙交给一脸惶恐的老光棍儿、新任管家那五，忍不住咳嗽了两声。

那五还是在光腓的时候就跟爷爷在韩家干长工。那时还真遭了不少白眼，自己的爹娘不知道是谁，那五多半是被爷爷捡来的。韩家人嫌他吃闲饭，爷爷执拗，反正好歹为了救活这条小命，硬是用一张老脸蹭着将他留了下来。直到爷爷去世，已是半大小子的他接着爷爷的活计干，如今三十大了，各种活计、人情事故轻车熟路，算是有些老资格了。

眼下，这一大家子，仓库、油坊、磨坊……钥匙一下子全交给他了。

前些天，韩黑爷娶回年轻漂亮的五姨太，那张脸，粉嫩白净，能掐出水；那双眼，顾盼羞涩，柔波荡漾；那身段，旗袍裹身，凹凸起伏。把一群长工看得神魂出窍。更是把那几房涂脂抹粉，搔首弄姿的姨太们嫉妒得打翻醋坛、七窍生烟。

是夜，韩黑爷入洞房，几个光棍儿长工在窗根听房，韩黑爷气喘吁吁：

“爷这把钥匙，开开开锁……”

五姨太哼哼唧唧，韩黑爷气喘吁吁，气喘吁吁只一会儿就没了动静。那五紧张迷惑，钥匙，开开开什么锁？！五姨太家里立柜、平柜、三屉柜、装匣倒是挂了几把锁。用得着那么费劲开吗？不会是五姨太身上也挂着把锁吧？

弄不明白也就算了，反正，在

见到五姨太之前，那五一直认为，四姨太简直就是天仙，可现在，跟五姨太比，顶多也就是个老妈子啦。

这钥匙，可真是权利呀，咱可要对得起老爷信任。

早晨，韩黑爷让那五帮着马夫喂饱马匹，套好马车，五姨太要回娘家。往车里装好从粮库里拿出的谷物，招呼五姨太上马车当口，那五忍不住问了句：

“五奶奶，有用得着那五的地方，尽管吩咐……那五愿意随时为你开锁。”

五姨太突然一愣，脸色骤红：“呸，你个臭不正经！老爷知道，看不打死你个狗东西！哼！”

无故被抢白了一顿，那五好生气恼。这女人咋这么恶毒，不通情理？！

那五的意思，再明白不过：自己掌管库房钥匙了。姨太们回娘家或是来了亲戚，需要拿点财物、粮食，那五会很乐意效劳的，前提当然是有老爷吩咐。

几日后，五姨太回来了。看那五的眼神似乎也跟前不一样了。有些威严有些气恼还似乎有些怨恨。

中午，老爷迫不及待进了五姨太房间，吩咐那五，在门外候着，别让那几个醋坛子闯进来。

隔了层窗户纸，那五清楚听见老爷又在气喘吁吁，这次分明听到老爷在喊：

“金锁，老爷为你开开开锁！”

天哪，五姨太的小名叫金锁？！那五顿时满是羞愧。

躲在饲料棚秸秆上，那五寻思了半宿。自己真是臭不正经了。居然让五姨太认为自己调戏她。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！可那五分明又有些激动，托着钥匙，哭了。这是啥道理，老爷一把钥匙开了多少锁。那么多姨太太，闲得整

天像是闹猫。尤其那个二姨太不时往老管家屋里跑，弄出很多闲话……

今年庄稼长势好，老爷去乡下催佃户涨租子去了。

三伏天的晌午艳阳高照。秋蝉在树梢不停聒噪。

初解风情却又总是饥渴的五姨太浑身燥热，在炕上翻来覆去。猛然听见那五干活的声音，起来朝正在院子角落挥汗铡饲料的那五打着手势，小声喊道：

“进来，这里有活！”

那五以为听错了。好大一会才反应过来。

五姨太的卧室，香气撩人。看着局促不安的那五，五姨太插好房门。火辣辣的目光紧盯着那五开衫露出的健壮胸膛：

“去。上炕，把炕上的锁开了，八成是坏了，咋也打不开！”

“不不不，不能上炕，俺、俺脏。”

“咋滴啦？！啰嗦什么，让你上你就上！”

那五用袖子擦把额上的汗，掸掸身上的草灰，战战兢兢脱下布鞋跪着爬上去，低头抓过递过来的钥匙，差点碰到五姨太纤纤玉手，正要开锁，霎时，后背上已经被两团柔软顶住，后耳根脖子根感受到热热的香气。那五浑身一震，热血沸腾，猛然转过身，一把将凹凸柔软压在身下。上下顿时气喘吁吁。

“金锁金锁，爷，为你，开锁！”

“钥匙，咯着，我了……”

“啊……啊……唔——！”

突然，那五发出凄惨沉闷的吼声，脸色痛苦狰狞。

——颀颈生猛的他不会知道金锁里被加了锁片。

巨大冲力下，他的钥匙，竟被中间锁片，生生破成两半……

窗外，此时正有一只眼睛从破破的纸窟窿，向里窥探。

·小说·

钥匙

■ 王鼎